

就在法国对美国国家安全局监听三任法国总统表示“震惊”的时候,法国媒体却曝出,法国情报机构同样在利用海底电缆监听世界,其中自然包括美国。剧情突然反转。原来,很受伤的一方也在干着同样的勾当。

被监听很受伤? 其实他们都一样

美国监听法国

法国却用海底电缆监听世界

美国国安局监听三任法国总统的消息被曝光后,路透社2015年6月29日援引维基揭秘网消息报道,2011年到2014年间,时任法国财长弗朗索瓦·巴鲁安和皮埃尔·莫斯科维奇也是美国监听目标。

本以为这场美法之间的监听门会随着美国的“致歉”而结束。不料,法国媒体却曝出,法国情报机构同样在利用海底电缆监听世界,其中自然包括美国。

早在2008年,时任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授权情报机构国外安全总局利用海底电缆监听全球通信。这一项目耗资7亿欧元(约合7.7亿美元),为期5年。国外安全总局在法国马赛等地安装海底电缆“拦截站”,监听欧洲与世界的通信。

按照这家媒体的说法,在通信运营商的“帮助”下,2008年至2013年间,法国情报机构监听至少五条海底电缆通信,涉及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印度、东南亚和西非。而这一监听计划直接获得两任总统授权。

德国是美国“窃听门”的受害者却又是美国监听欧洲的“帮凶”

自2013年美国“监听门”丑闻被曝光以来,德国屡次表达对美国监听

行为的不满,但美国并未停止脚步。2015年7月2日,德国《法兰克福汇报》援引政府内部消息报道,德国联邦总理府部长阿尔特迈尔当天就美情报机构监听德国政要事件约谈美国驻德国大使埃默森,要求其对此作出解释。

虽然无奈,德国也曾采取一些招数应对美国监听行为。据环球网报道,德国议会开会前,与会者要把手机和电脑放到金属箱里,以防间谍窃听;开会时大声播放古典音乐,让音乐声压倒讨论声;国会记录机要文件也考虑不用电脑而改用手动打字机,一幅“严防死守”的架式。

但是令人意外的是,作为美国监听行为的受害者,德国却充当美国监听欧洲的“帮凶”。比利时检察部门发言人2015年6月7日说,针对德国情报机构涉嫌充当“帮凶”,帮助美国情报部门监听监控比利时一事,比利时方面已启动调查。

这名发言人说:“调查目的是为查明这些行为的性质,如果其中存在违法行为,我们将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

2015年4月,德国媒体曝光,美国国家安全局2008年起通过德国联邦情报局设在巴伐利亚州的监听站,监听欧洲企业的商业活动机密。此外,德国方面还帮助美国国家安全局实施政治间谍活动,监听欧盟以及邻国高级

官员的通话,遭监听对象包括法国、比利时、奥地利和欧盟委员会等。

欧盟不是铁板一块 内部商签互不监听协议

德国《南德意志报》2014年曾报道,一些欧盟国家就签订欧盟内部互不监听协议进行了数月秘密谈判,并已达成广泛一致。

报道援引德政府发言人的话说,德国总理默克尔呼吁欧盟内部签订“共同的情报机构准则”协议,德联邦情报局邀请若干欧盟国家的情报机构代表到柏林,就签订互不监听协议进行正式谈判。

报道说,欧盟国家商签互不监听协议的主要目的,是停止各国间监听活动,特别是在本国法律禁止的情况下不得监听普通民众。但在一些特定领域,如打击恐怖主义或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各国可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开展监听活动。

参与谈判的国家已就停止相互间监听取得广泛一致。但并非所有参与国家都愿签署一份正式协议,特别是英国。各方讨论用联合声明来代替正式协议。

由此看来,欧洲也并非铁板一块,欧盟小伙伴之间也存在互相监听的行为。

(据新华网)

监听过后,大家还是“好朋友”

尽管欧美之间监听丑闻不断,扮演受害者的相关国家官方和媒体均表现出严重关切和愤怒,但分析人士认为,鉴于欧洲国家与美国剪不断、理还乱的伙伴关系,最终结果仍将是握手言和。

欧洲和美国,似乎没人会否定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当年,“马歇尔计划”的发布让欧洲于二战后迅速恢复了元气;随后,欧洲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断上升,又客观上制约了欲同美国“争霸”的前苏联;回到现在,欧洲很多国家都对美国的政策“亦步亦趋”,如英国等国家,俨然早就成了美国重要的“小伙伴”。

事实上,监听事件的出现,法国自身不是完全没有责任。法国《世界报》称,2006年起,法国国防部秘书局(SGDN)就规定,法国高级官员在谈论国家大事时须使用防窃密手机,“但遗憾的是,大部分官员都很少使用SGDN提供的‘防窃密手机’,而是习惯于使用自己的手机,且包括萨科齐在内的法国高官都特别钟爱黑莓手机”。

俄罗斯《观点报》评论称,尽管美国监听法国总统在法国国内引发强烈的反美情绪,“但即使事实确凿,也不会令美法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

前车之鉴是,德国和英国均发生了最高领导人遭窃听的事件,但这一年时间,至少在面上,大家还是“很和气”。

而针对近期披露出的监听事件,法国政府发言人斯特凡纳·勒福尔证实,法国已派情报高官赴美探讨美方监听法国总统一事,其中包括商讨情报合作的事。勒福尔还说,“当今世界上的危机已经够多了。”法新社认为,这似乎是在暗示这件事不会“闹大”。

《文汇报》也发现,法国多家主流媒体虽对窃听事件进行了大幅报道,但均不敢触碰“事件对法美关系的影响”这一敏感话题,法国民众也对此“见怪不怪”。

《文汇报》援引名为“Blakeet Mortimer”的法国网友的话说:“总是法国媒体在‘震惊’,美国媒体似乎从来不‘震惊’。事件不可能对法美关系有任何影响,因为法美高层都对监听

的事情心知肚明。”

另一名网友Carol说得更直接:“欧洲的政治和经济都受制于美国,我们是‘主人’和‘仆人’的关系,‘仆人’当然只能接受‘主人’的监视,法国早就习惯于了。”

“现在,法国的愤怒只是在向公众表明一个姿态。”《观点报》援引俄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专家费多罗夫的话称,“法国早已不是‘戴高乐时代’,当时,法国在国际舞台上是个独立玩家。但目前,欧洲已完全倒向了美国,他们不会恶化与美国关系。这也是美国敢肆无忌惮地监听盟友的原因。”

“从更大的视角看,美国通过监听盟友高官,可以掌握这些国家内政和外交秘密、洞悉决策过程和政策走向,以便更好地影响和控制这些盟友。”博联社创始人马晓霖说,“另外,确保美国与欧洲伙伴在商业和贸易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获取最大利益。这一切又都服从一个终极追求,即美国永远要当世界的领导者。”

(本刊综合)

全世界都活在 “五眼联盟”注视下



“五只眼”情报联盟是在英美情报共享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又被称作“五眼联盟”。二战结束后,1946年3月,英美签署了英美通信协定,将情报共享机制化。1948年,加拿大加入该协定,1956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加入该协定。后加入的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和英美共同组成了“五只眼”情报共享联盟。联盟成员国彼此交换情报和情报评估,并且在行动上与各成员国有着广泛的交流。

9·11事件后,国际恐怖主义成为“五只眼”情报联盟和很多情报系统的主要关注对象,美国“棱镜”项目曝光后,五只眼其他成员国的情报机构受到质疑。这些国家的情报机构是否共享美国安全局的情报?他们是否合作参与了美国棱镜项目?这些国家的民众是否受到了监视?

随着斯诺登这两年不时的爆料,以上疑问都有了答案,“五只眼”监控下的全球监听版图也逐渐明晰。除了“五只眼”情报联盟的5个成员国互不监听,全世界都活在了“五只眼”的目光之下。

新西兰情报机构政府通信安全局在“五只眼”情报监听联盟中负责搜集南太平洋地区国家的情报,并把相关信息分享给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美国负责监听拉丁美洲、亚洲、俄罗斯亚洲地区,以及中国北部。主要监听站是西弗吉尼亚州的地面监听站和位于华盛顿州亚基马超大型卫星地面监听站。英国负责监听欧洲、非洲和俄罗斯欧洲地区。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窃听中心坐落在英国,它位于伦敦东北的门威斯希尔。澳大利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搞窃听,并且向其他西方国家提供澳大利亚公民的信息。加拿大主要负责监听中南美洲地区,特别是跟踪该地区毒品的走向和非结盟的准军事部队行踪。设在利特里姆的“加拿大通讯安全部”负责截收拉美上空卫星信号。

(据新华网)